

子史類語

十四之五

營建 車服 治河 言行 知識 慎習

宗廟 治地 器用 威儀 心術 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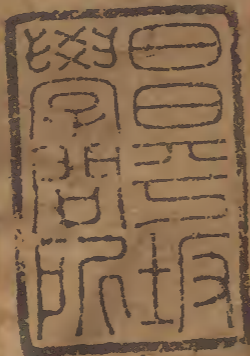
學較 農桑 寶玉 善言 性命 精氣

各處 荒賑 貨利 脩行 全性 齊物

內閣文庫			
三	〇	〇	漢
七	八	〇	書
〇	〇	〇	類
九	〇	〇	架

漢書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80	
冊數	10 ( 7 )		
函號	367	1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子皮類語

子皮類語

卷之十四

漢學文庫

營建類

宗廟類

學較類

名器類

車服類

治地類

子皮類語

卷之十四目

子皮類語

子皮類語

農桑類

荒賑類

治河類

器用類

寶玉類

貨利類

子史類語卷之十四

錢江 魯重民孔式類

錢霖起潤明

門人

較

雲間 姬襄明贊我叅

錢雲起際明

營建類

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圍風寒土足以待

霜雪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

墨子

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  
之風弗能翫土事不文木事不斷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

削冠無觚贏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禮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祀鬼神。以示民知節儉。淮南子

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天隱子居慶

務苑圃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

殿。而天下亂。漢書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

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圃。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斯樂之頌。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晉書諫起池閣疏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式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闈。二



十八柱堂高三丈四向五色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  
徑三百步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  
弘布風教作軌於後矣後周牛弘明堂議

宗廟類

持宇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  
薄者流澤狹也荀子禮論

理貴居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  
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  
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宋書減壽廟議  
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馨潔滌以時饗奠陳後主祀孔子  
詔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常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呂子尊師。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賢。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賢。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學校類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常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呂子尊師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賢。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賢。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賈子政

事疏。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繇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建太學，立橫舍，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克進之功也。後漢朱浮選博士疏

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寔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袁瓌講興國學疏

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黷蒙啓滯，咸必繇之。

後生大懼於墻面，故老竊歎於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宋武帝建學詔

夫膠庠之典，彛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齊高帝建學詔

學制未定，朋徒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不易得也。元史不忽木學校議



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有類於  
非類也  
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有類於  
非類也  
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有類於  
非類也

名器類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有類於  
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  
治故大夫以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  
之不鳴殺之不誦類死義者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  
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潤而  
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  
斲過而不濡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汗

子史類語

卷十四名器

六



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聖人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董子執贄

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蓋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敗村傷錦。所空致慮。

後漢書李汧諫更始

王進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何其甚欵。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欵。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欵抑同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欵。當時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益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五代史王進傳

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况宦者乎。遼史

影而鍊。林。同。絲。對。對。未。故。不。亦。而。水。多。非。滿。世。明。其。對。  
顏。世。而。鍊。重。昔。於。世。成。似。深。于。尋。之。而。重。世。後。傾。小。入。是。  
王。車。於。以。燕。吳。善。矣。而。乘。款。嗚。何。其。甚。也。豈。非。公。路。之。用。

車服類

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袞。冕。設。斧。黻。深。衣。大。帶。扉。屨。赤。舄。玄。  
衣。纁。裳。紵。纁。黻。旂。以。規。眎。聽。之。逆。房。觀。暈。翟。草。木。之。花。染。  
為。文。章。以。明。上。下。之。象。禕。衣。綸。展。以。為。內。服。於。是。有。袞。龍。  
之。頌。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以。媵。武。是。以。衣。裳。所。在。而。兇。  
惡。不。起。路。史。黃。帝。紀。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  
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管子。服。制。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興也。劔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道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董子服制像。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成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至貌。

而行。能有所定矣。劉子說苑

衣服。穀者。是謂爭先。厚澤。穀者。是謂爭賞。權力。穀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賈子

冠。足以脩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晏子

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

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緝。故聖人處乎天子之

位。服玉藻。窳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

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後漢書輿服志

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

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

蓬狐，轉杓，鴈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

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膺，倭單，乃暢其文。晉書輿服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

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

入，則撞鐘，度設樂官，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

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恭肅，夫

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

盛也，有足取焉。唐書儀衛志

蒸天下之賢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

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宋史儀衛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示，以封，以田，以戎，所以

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罷  
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  
寡。惟於郊祀廟享。法駕導引。為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  
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寡乎廊哉。金史輿服志

治地類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  
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  
藪。鑣。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輜。  
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  
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  
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  
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寔數。管子乘馬

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歲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加毋以致財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無休也○管子八觀

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管子問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則下不沸上中不若官壯民疾農不變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賤而重使之則游食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草必墾矣。使商不得糶農，無得糶則竊情之農，勉疾而商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奠大臣不為荒飽，則上不費粟，農

不慢國事，不稽草必墾矣。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輕情之民不遊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商子墾令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谿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而民食作夫五萬。其山林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谿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商子耒民

子能以窒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  
士靖而馴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  
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  
堅乎。

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耜柄尺此  
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  
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呂子  
任地

士可犯。林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  
之葛、藟以為絲、絡。以為林。用故丘土地之間者。聖人栽之。  
並為民利。

土多人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  
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汲冢周書

文傳解

外設業而四  
民方輸穀

子史頌語

卷十四 治地

十四



管子地員篇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農桑類

管子地員篇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十疋也。

管子地員篇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管子治

國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燕羨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絲麻。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歲。民有餘食。禁歲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乘馬

夫歲有四秋。而今有四時。農事且作。請以什五。農夫賦。耜。鉄。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管子輕重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則易使也。

今夫蛆蟪蚋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

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蟻蚋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主反之於農戰。商子農戰。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者，有父母而無牝牡，前死而後治，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荀子蚕賦。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

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呂子上農。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盡其深殖之度，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

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呂子任地  
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  
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羨米。  
後生者為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呂子辨土  
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  
遇天苗。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  
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  
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

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  
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  
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彊。胸氣不入。身無苛殃。黃  
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呂子審時  
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  
有行。故連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冷  
風。則有收而多功。  
惰農信地。寔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菓。稼而荒。翳之。

元倉子地道篇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景帝令脩職詔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浚時。令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元帝赦詔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

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惟濡之。

泥粵。獲之萬世。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子

君子。胡不邁哉。史記司馬相如傳

道旁有穰田者。捺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簞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史記滑稽淳于髡傳

民生所貴。曰食與貨。以通弊。食為民天。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固宜一罷錢貨。專用

穀。帛。使。民。知。復。生。之。路。非。此。莫。繇。夫。千。匹。為。貨。事。難。於。懷。  
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役。自。禁。游。食。知。反。而。  
年。世。推。移。民。與。事。背。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  
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  
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空。削。華。止。偽。還。淳。返。古。抵。  
辟。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畊。桑。之。路。使。蠶。粟。  
羨。溢。同。於。水。火。宋書謝瞻孔琳之論  
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  
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書晁錯貴粟

疏

一。曰。天。時。不。讐。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  
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義。和。  
平。秩。后。稷。親。農。理。疆。訓。於。原。隰。勤。蔗。裝。於。中。田。猶。不。足。以。  
致。倉。庾。盈。億。之。積。也。

雲○雨○生○於○春○插○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潢○潦○臻○

山○川○而○霖○雨○息晉書束皙廣農議

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執○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

旱○之○膏○而○無○饑○饉○之○患阮冲廷對

夫○設○位○以○崇○賢○既○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

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南○畝○關○矣○分○職○以

任○務○置○吏○以○周○後○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

廢○則○荒○萊○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勸○靡○麗○之○巧○業○難○得

之○貨○則○雕○偽○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瘁○力○殷○攸○寡○工○商○逸

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伎○抑○而○田○畷

喜○矣○居○位○無○儀○從○之○徒○在○野○靡○蕪○并○之○黨○給○賜○非○可○恩○致

力○欲○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則○東○作○繁○矣○密

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

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則○稽○人○勸○矣宋書表豹大議

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豈○直

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玄○苗○坐○食○紅○粒梁元帝勸

朕維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畝畝未闢百工畧備而祿秩未均方貢僅備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歛上下皆足其可得乎金太祖勸農詔

荒賑類

若歲凶旱水洄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管子乘

馬數

小民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縱生諸縱生盡以養一人

路史



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  
不得人事或失和鬼神廢不享欤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  
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  
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  
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文帝議佐百姓詔  
東土滄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賑之病而  
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樊同往因而救非

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  
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擾宋書孔季恭等

論

開廩賑絕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

鄂田雖疏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嘆陳武  
帝賑恤詔

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不  
是以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後重歛矣又賑給近

僥倖。吏下為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唐書劉晏論。

頻年以來。兩浙。京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上  
徙者相續。道。僅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寔亡。八粟之令。  
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  
仰以為資。耶。宋史楊萬里陳言。

治河類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  
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  
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  
金堤。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  
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閼。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  
通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

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嘗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稔，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

之便。此三利也。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窮下策也。漢書賈讓治河議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脩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節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噬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河之滯

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水患。元史河渠書

管子地員篇云。凡土之有氣。水土之有性。木之有節。石之有質。皆天之所賦。地之所成。不可不察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土之有氣。水土之有性。木之有節。石之有質。皆天之所賦。地之所成。不可不察也。

器用類

工尹伐材用。每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管子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其事立。耕者必有木。一耜。一鈹。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管子海王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歲無輪矣。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

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工弗譽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韓子顯學

毋貽盲者鏡。毋予聵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淮南

子說林訓

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

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淮南子人間訓

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讎仇滅。讎仇滅則田野

闢。栢子力耕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剝

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礪之。則黼盤孟。刳牛

馬。忽然耳。荀子強國篇

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

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

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認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

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晉書摯虞駁

古尺奏

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北齊  
書樊遜審官對

寶玉類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  
故天子藏珠玉管子侈靡

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為其途之遠  
至之難故註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  
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  
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國蓄  
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

之精也。淮南子休真訓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淮南子記論訓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揚子法言

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揚子太玄唐

飛肉鳥也。珠本貴而以彈鳥失其輕重之宜。故不復。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

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乎金貝珠璣哉。鹿門子

周有砥腕。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

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史記范雎傳

璠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綵扇

之屏。飛不待翼。宋書

荆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

登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情。二國志劉楨書





齊之國氏富宋之向氏貧自宋之齊請其術田氏曰吾善為盜向氏不喻遂為盜以賊獲罪國氏曰若夫為盜之道至此乎云云

鱷似蛇蚕似蠶而見蛇則驚駭見蠶則毛起魚者持鱷婦人指蚕利之所在皆為貴諸韓子說林

夫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弗言愧之而已媿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董子玉兵天不重與有角者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

天數也故明聖者象天所為上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董子度制

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劉子說苑經衢周九路不限其行夏經六衢商旅事也揚子太玄

商旅索利無所限止故以遠遊為榮

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晏子夫美酒臨前難解狸智珠彈於後無救雀貪何哉耽愛而



忘。桐。也。是。以。世。日。結。以。成。緣。人。逐。情。以。待。盡。蒼。崖。子。達。命

篇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  
之。急。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管子

趨丹沙而求利故不處富者侈靡則重并貧者  
而為之豈富者能自為乎皆百姓振起之故也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

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史記平準書

天。山。西。饒。材。竹。穀。纒。旌。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

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螭。瑁。珠。璣。菴。華。龍。門。碣。石。比  
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注。山。出。碁。置。其。大。較  
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  
教。蒞。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  
徵。貴。賢。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  
驗。耶。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勢益彰。失執則容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散。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謀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注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盜竊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

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楚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絲。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廟廊。論議朝庭。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枣。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魚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畝鍾之田。若千畝。厄萬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冢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史記自序。

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唐書

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甚非聖人之意也。

唐皇甫鏘。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然二人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親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此。周公之為桀紂。嚆矢。析揚。接褶也。宋史徽宗與王介甫

子史類語卷十四終

國子監祭酒林信言閱畢

子史類語

卷之十五

言行類

威儀類

善言類

修行類

知識類

心術類

子史類語

卷十五

目

性命類

全性類

慎習類

養生類

精氣類

齊物類

子史類語卷之十五

錢江 魯重民孔式類

同盟 蔣 庸不易參

門人

李振綱條侯

鄔 周文生

較

言行類

去善之言。行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管子白心

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管子形勢解

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家語

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舟。舟然。

子史類語

卷十五言行

一

聖人之行則狀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不必信果唯義所適也

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開尹子三極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為

文子大道上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

之言樂于琴瑟鐘鼓荀子榮辱篇

言要則知行至則仁荀子

歲于心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者無以

竭墨子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

自急韓子觀行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韓子

子史頌語

卷十五言行

二

高行微言所以脩身黃石子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換者行也。故夫言者智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董子大政

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于中。而言行觀于

外。此不免以身後物矣。淮南子傲真訓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人間訓

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躋馳不歸善者不為

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淮南子秦族訓

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

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曰之。劉子

說苑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揚子法言五百篇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聖人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

避礙則通于理。揚子法言君子篇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



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  
愠怒而德行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徐子法

象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鹿門子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文中子

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漢書董仲舒策

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

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後漢書

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上有聲。上

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於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

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

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汲冢周

書官人解

禮記

威儀類

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汲冢周書帶銘

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狀也黼黻冠冕

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

氣非禮純猛服使狀也 家語好生

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泐然清淨者哀經之色也艸狀

允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呂子重言

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禮

子史類語

卷十五 威儀

五

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徐子法象。夫威儀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踳踳。德容之動。顯々印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

強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憔悴之情。在于色。哀心之情。在于儀。劉子人物志。

若夫立而跛。坐而踣。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以動靜不以度。妄啖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賈子。

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步有章。立言

成訓。晉書。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唐書李德裕正

服箴。

喜氣內蓄。雅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雅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俱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於中。發於外。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狀以出。怒色薦狀以侮。欲色。姬狀以媮。惧色薄。狀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

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  
潔必有難汚之色。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狀固以安。偽  
莫然。受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汲冢周書官人解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  
不捷。武紀解

善言類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

皇皇唯敬口。口生垢。口戕口。汲冢周書凡銘

小辨害義。小言破道。家語

黎民所以蒙禰者。妄議國家典法也。文子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莊子則陽

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狀。雖辨小人也。荀子大畧。

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于千里。淮南子說林訓。

謬誤出于口。則亂及萬里之外。陸子明誠。

背彼默場。勞于聲戰。玄真子。

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辨。與辨者言。依于安。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于豪。與貧者言。依于利。與勇者言。依于敢。與愚者言。依于說。鄧析子。

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劉向說苑。

心合于道。說合于心。辭合于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義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無聽之。明而無矜奮之容。有無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

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荀子正名篇。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史記滑稽傳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  
史記自序

行脩類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  
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管子

行必憲正。毋懷僥倖。汲冢書履銘

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墨子

宿善者不祥。墨子

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脩。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  
所創。可謂榮矣。晏子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狀無滌聖之地則寡非矣。  
韓子說林

善道存于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于身無遠而不去。陸子

明誠

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孔叢

子

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  
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

來。信已之不接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  
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

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淮南子詮言訓

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于無常行。淮南子說

山訓

名可務立。功可強成。故君子積志委心。以趣明師。厲節元

高以絕世俗。淮南子脩務訓

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以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為

子史類語

卷十五行修

十

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淮南子泰族訓  
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揚子法言  
終身篇

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揚子太玄積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  
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玄攔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萬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

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

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  
則薦行。出則交賢。荀子

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  
爭期。而爭隨之。故君子慎為善。揚子

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  
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墨子親  
士



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相子

君子脩德。始乎筭。終乎鮪。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徐子修本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于天下。晉書本紀  
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璋。璋皦皦。狀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宋書羊欣等論

衣冠雅道。廊廟弘猷。諒以操履敦修。局宇祥正。陳書

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刮垢子

行于身而不為身累。存于心而不為心誘。見于世而不為世移。行于事而不為事礙。力行也。瑩蟾子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于讓。此

五者立事之本。晉書王祥訓子孫令

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



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燒毛。

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心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唐書柳玭家訓

大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于己謂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元史廉希憲戒子

知識類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偽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者子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管子宙合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羽存角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若以言行學術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

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一字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關尹子二柱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不執之。即道執之。是物。

關尹子八籌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声為耳也。唯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愛之。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關尹子九

子史類語

卷十五 知識

十四

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于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慮智是也。夫于智十累之上也。至于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子

華子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聳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溜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供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列子。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莊子

足之于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愚者終身不靈大惑者終身不解。莊子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呂子察令

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

禍矣。呂子不屈。

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瞑者自無由接也。智亦狀其所以接。智其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其所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呂子知接。

力貴突。知貴卒。

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呂子。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淮南子原道訓。

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淮南子覽冥訓。

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淮南子主術訓。

巧者善度。智者善豫。說山訓。

通于物者不可驚。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動。以奇察于辭者。

不可耀。以名審于形者不可通。以狀淮南子修務訓

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

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諱。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

不可舍。其言寡而遠。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

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之謂知。董子仁知

明。哲煌上。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揚子法言問明

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

言其所曉通于四海非一方也

迷腹達目。揚子太玄達

矜諳者不度。恃明者不疑。遠一子。

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察之言。必有所聞。齊丘子道

化

先識未狀。聖也。追思玄事。睿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為晦。  
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踈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

炫燿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劉子八觀  
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出。抱朴子清  
鑒

智者寂于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于去就，故進退無類。  
鄧析子

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歸于廩。聖人見所生，  
則知所歸矣。劉子說苑

心術類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  
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視色，耳不聞聲。

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

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

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于能，動于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  
則與物異矣。異則虛。管子心術

未于能者能未

成則習而成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專一其氣鬼神來教謂之精

專一其事變而動之謂之智

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

者視乎大明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于形容可知于顏色

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戈兵不言之言聞于

雷鼓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

金之為物除精心之為

用彌明故化心于金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

憂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內聚以為原管子心術

動亂之中又有

靜正之心也

大心而敢寬氣而廣能守一而棄萬苛內業

思索精者明益哀德行脩者王道狹卧名利者寫生危



卧息也，寫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物生于土，終變于土。事生于意，終變于意。意有變，心無變。

意有覺，心無覺。惟一穢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

爾。吾心有常者存。閔尹子五鑑

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文子

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類回問心疾，孔子云云，言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

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

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

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

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莊子人間世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惟使聰明之德，歛藏于內，心知之用，屏黜于外。

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况人間之累乎。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

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莊子天地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莊子天道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莊子庚桑楚

胞有重閤，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昧。莊子外物

室有空虛，則婦姑可以寬愛。心有天游，則六府不相聞爭。如人睹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精神窄隘，不能

勝之故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鬼谷子

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狀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智，謂之靜。



心出令而無所受令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  
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荀子解蔽  
事随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  
不可知矣呂子觀表

夫形體也色心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  
中則眉睫不能匿之韓詩外傳

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淮南子

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劉子說苑

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揚子太玄養

養神于淵道  
德弥盛故美

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狀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  
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  
器謂匠非有也晉書裴須崇有論

維彼幽心是生色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汲  
冢周書祝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命也' and '莫知其終'.

性命類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達○生○之○情○者○倪○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莊

子外物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莊子天運

命○也○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



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呂子知公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淮南子俾真訓

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淮南子泰族訓

人受命于天。有善。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

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

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令君親全無惡。董子玉杯

明於性。乃可以論為政。

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致也。正不

齊。董子重政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

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

卵非雛也。卵待復。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

此之謂真性。董子深察名歸。

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

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小荀子申鑒。

人之性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無有泉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是故方圓曲折湛于所遇而刑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性易。麤碎射湛于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波濤湛于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于所染。

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

狀矣。是故古之君子慎所以湛之。子華子。

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于性而情違性。慾由于情而慾害情。猶烟波之于水火也。烟生于火而烟鬱火。冰成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劉子防慾。

命者化之。全能人之半事。命能使人窮。不能使窮者不奮。志能使人賤。不能使賤者不砥行。即能使人富。不能使

之脩德能使人貴矣。不能勉之慎。搽豈非人不聽。汚隆于命。命實受損益于人。蒼崖子達命篇。

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明。越絕書計倪內經。

生法者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命者自朕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鵲冠子。

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朕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朕。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

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無虞。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雲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

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思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梁書劉峻辨

命論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烜也。

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  
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純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  
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雖有情。未嘗有情也。百姓之性  
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狀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  
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唐書李翱復性書上篇  
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思。無  
慮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  
靜。動靜必息。是乃情也。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至誠者聖  
人之性也。中篇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  
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  
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  
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  
專專于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無  
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下篇



全性類

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管子內業

鳧頭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抑禮樂。煦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狀也。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  
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皁。棧馬之  
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楨節  
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狀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木。埴此而治天下之過也。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  
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  
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  
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鰻賜者。非負而援木。縱之其所  
而已。淮南子說山訓

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亢倉子

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物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呂子本生

慎習類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荀子勸學篇

蘭芷膏木，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荀子大畧篇

雖皆香草，狀以浸于甘醴，一已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雖正直之君，諛邪甘言，可得而變之。如甘醴變香草之性也。

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狀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于學。



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孟子聽言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

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楊子法言

媒怛者非學謗也。怛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聞爭也。懂

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息也不入市為其挫

廉也。積不可不慎也。齊丘子術化

巧盡于器，習數則貫道，繫于神人亡則滅。陸子演連珠

甚哉人性之慎于習也。故聖人之于仁義深矣。其為教也

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于久而安以

成俗也。五代史

兆庶之情信于所習也。則心服其業也。服則謂之理。狀晉

書裴顧崇有論

天有常性，民有常順。在可變性，在不改。不改可回。在

好惡，好惡生變。習生常，則生醜。命生德。汲冢周書

常訓解

學能故可變，自朕故不改。雖有天命，可回。  
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

史類語

卷十五 慎習

三一

此乃有常則曰其下變卦或不知不知下曰之五  
命生漸則深風書

其業之限能之野規  
晉

而不自始之至于以而安以

尊生類

無視無聽。祀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  
汝精。乃可以長生。廣成子

見素抱朴。少思寡欲。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志柔。能嬰兒乎。

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入軍不被甲。兇無所投。其角

席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及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老子

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

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  
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遠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晉

子  
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  
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管子白生

六合之種一，考之于身，皆備之于身，知象乃  
知可行之情，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

天地之道，至閑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  
何能火燠而不怠，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

而不失外。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  
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  
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熾之矣。文子

夫醉者之墮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  
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生死驚懼，不入乎其  
胸，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况得全于天  
乎。聖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替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順也替中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之帝之縣解指窮子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莊子養生

形朽于一軀而不喪前形非浚形火寓于一木而不盡前薪非浚薪故火傳而命續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人而無情何以為人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狀而不益生也莊子德充符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守

天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氣立其中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于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于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則名極而實

也當

忘忘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

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莊子達生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

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墮肘乎能侗肘乎能見子乎

見子終日嗶而噉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視共其

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

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莊子庚桑楚

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

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招慶之機肥肉厚酒

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靡鼻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



命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卒以名也。為其實也。呂子本生儻至巧也。人不愛其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安危。一曙共之。終身不復得。呂子重已尊酌者眾。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眾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呂子情欲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呂子畢數

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曜不忻忻。其為悲不憊。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淮南子原道訓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

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淮南子人

間訓

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

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徐子天壽

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自甘以養口者過則疾

病生焉。

君子理以養心故德益明。小人欲以養身故德益昧。南小

子

百家之井晨清而暮濁泉之所出者少而汲之所來者多

故也。萬變之身朝明而夕昏神之所集者寡而應之所接

者衆故也不有所息其為生也不亦難乎。王華子

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

其契。晉書袁宏名臣頌

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北魏孝文帝詔

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

生患衣服褊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

疾乃伺之。

患居慮後。防事處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

億年。唐書柳公綽大醫賦

神慮澹。則五氣和。嗜欲勝。則疾沴。作古之聖賢。務自願養。

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性情。繇是和平。以臻福慶。用昌

唐書張臯上穆宗

精氣類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精謂神之至靈者。得此則為生。以力止之。氣愈去。靜心念德。氣自來。宮商使之克諧。則氣自來。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狀和平。以為氣淵。搏氣如神。萬物備存。管子內業

結聚神氣則無所不變  
化故如神而物備存

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  
說者風雨雷霆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霆皆緣氣而生而氣

緣心生 閑尹子二柱

水可折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以精無人  
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閑尹子四

符

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

生火故神者魂藏之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  
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  
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  
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  
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  
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  
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  
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

以延精神閔尹子四符

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

達並流。無所不及。止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

象。其名為同帝。莊子刻意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

神備於心。道備於形。

氣由神生。道由神成。鷦冠子度萬

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

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權神。致氣也。神明者。精精微全

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要之極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鷦

冠子泰錄

精氣之入也。必有集也。集于羽鳥。與為飛揚。集于走獸。與

為流行。集于珠玉。與為精朗。集于樹木。與為茂長。集于聖

人。與為曼明。

流水不腐。戶樞不燬。動也。形氣亦狀形。不動則精。不流精。

子已頌各

卷十五精氣

四十

不流則氣鬱。呂子盡數

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俛仰恬  
狀則繼之。迫則用之。其繼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淮南子原道

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  
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之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  
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  
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

也。淮南子原道訓

頌氣為虫。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  
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  
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  
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  
於聲色之樂。則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  
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

雖若丘山無由識之矣

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淮南子精神訓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忘焉。淮南子說山訓

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夫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猶有間氣。而五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

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

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董子循天之道

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除。神清則外累

不入。劉子清神

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

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文中子

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是故一人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

之至也。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齊丘子術化

神棲乎寂，有愛則搖，精遊乎空，有倚則窒。蒼崖子善學

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眈，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陸子

演連珠

精之所感，理何深而不洞，氣之所會，思無幽而弗通。袁子連珠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蓄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謂之真人。

無為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利身，平

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替聽，則

姦塞不皇。呂子先已

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



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運為敗 呂子園

道  
木味酸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  
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  
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  
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于其氣之中而物之與  
是物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于是氣也 元史劉日藥說

齊物類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

自我而觀則有非指非馬者就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  
由天地萬物觀之總謂之一指一馬而無彼此之分言  
不可有我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是非生而道有二、道二則人心不復知自朕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苟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畢竟無成與虧也。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以形相對、則太山大于秋毫、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于秋毫者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泰山、亦可稱小矣、泰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無小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聽姑不羨大椿、斤鷄不貴天

池、苟足于天、朕而安其性命、是天地不足壽、與我並生、萬物不足異、與我同德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窈窕知之、君子牧乎、固哉。莊子齊物篇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秋水

槐榆與橘柚合、而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淮南子俶真訓

子史類語

牆之壞愈其立也。水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淮南子說

山訓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于目。梨橘棗栗不同味。

而皆說于口。淮南子說林

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成卑。行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

悉美。抱朴子廣譬篇

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

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

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袁子廣莊齊物論

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陸子演連珠

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晉書潘尼安身論

皋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化物之器。郭璞客傲



子史類語卷十五終 國子監祭酒林信言閱畢

子史類語 卷十五 齊物 四六

問

泉。其。悲。心。之。狀。如。此。之。強。其。難。容。也。

晉書卷五十五

天。下。之。道。如。此。與。天。下。同。其。道。也。而。萬。物。之。與。萬。物。同。其。性。

此。之。所。謂。貴。類。同。量。也。之。可。以。見。其。高。一。也。則。十。萬。萬。也。

人。不。見。其。萬。物。非。如。此。也。不。言。萬。物。是。也。來。于。萬。物。之。終。始。

				漢書門
一	三	八		
〇	四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